

李白全集編年注釋

(上)

安旗主編



李白全集編年注釋

(中)

安旗 主編



李白全集編年注釋

(下)

安旗主編



李白全集編年注釋
(上)

閻奇
房日晰
安旗
薛天緯

巴蜀書社
一九九〇年
成都

責任編輯：周田青 陳大利
秦伏男 黃云生
封面設計：邱云松
版面設計：楊璐璐

李白全集編年注釋（上中下）

巴蜀書社出版發行 （成都鹽道街三號）
四川省新華書店經銷 巴蜀印刷廠印刷
開本850×1168毫米1/32印張80.625插頁2字數1360千
1990年12月第一版 1990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1500冊

ISBN7—80523—393—4/I·170

（平裝）定價：36.40元

李白全集編年注釋
(中)

閻奇
房日晰
安旗
薛天緯

巴蜀書社
一九九〇年
成都

李白全集編年注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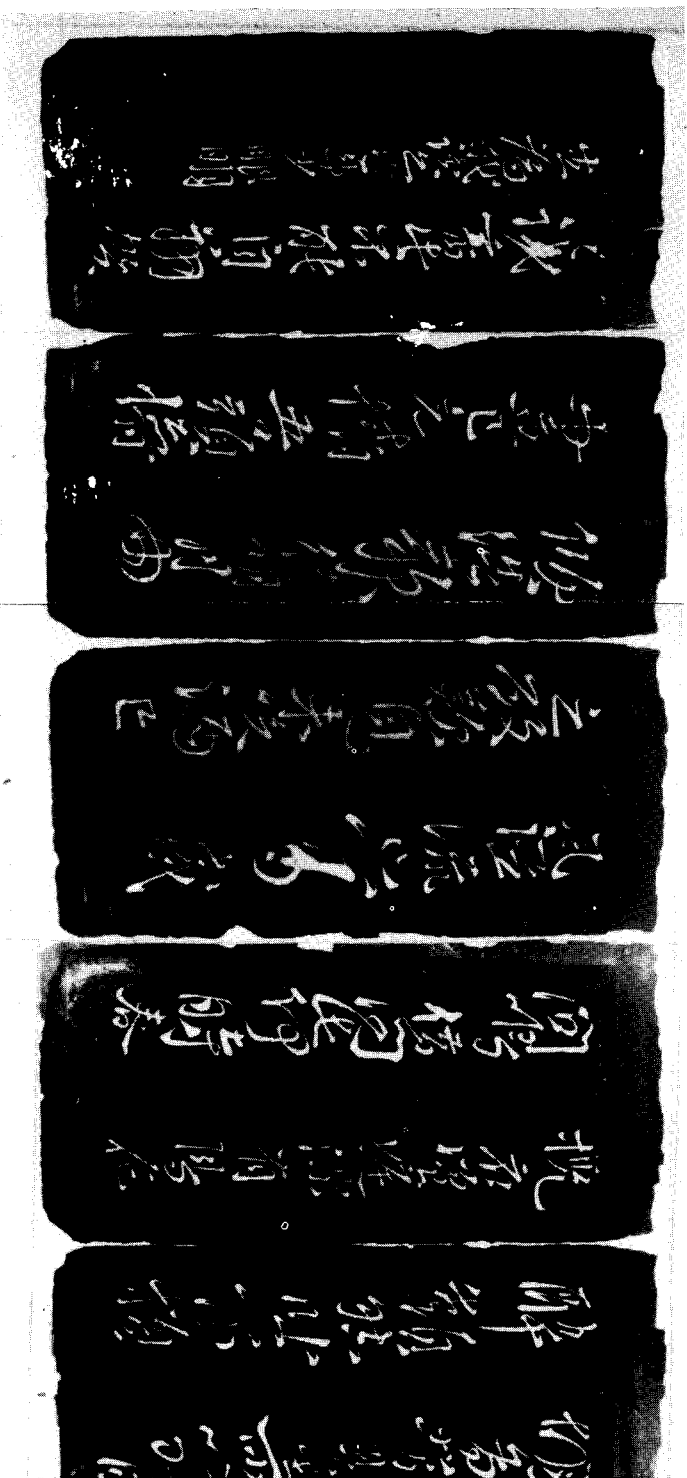
(下)

閻奇
房日晰
安旗
薛天緯

巴蜀書

社
一九九〇年

成都



宋拓李白《星鳳樓帖》墨蹟

又若心之動也

心之動也

心之動也

直道而行

為善

為善



《李太白文集》書影(日本靜嘉堂藏宋刊本)

論李白（代前言）

安旗

李白是一位偉大的詩人。他一生創作了大量的詩歌，傳世的約近千首，其中絕大部分都具有相當的意義和價值，數以百計的名篇傑作更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瑰寶，全人類的精神財富。

但是過去一千多年來對李白的研究很不够。他的生平事迹多不詳，他的作品也多有未解或解而有誤，致使其人及其作品没有得到充分的介紹和準確的評價，甚至還遭到歪曲。

近十年來，我國古典文學研究領域呈現出空前繁榮的局面，李白研究方面尤為活躍，新說迭出，成果累累，解決了不少前人未曾解決的問題。學術界的共同努力為給李白作出新的介紹和評價提供了基礎，本文就是在這種基礎上提出一些管見，作為我個人對李白的基本看法。

一 關於李白的生平

李白，字太白，生于唐代武則天長安元年（公元七〇一年）。他的活動主要在玄宗、肅宗兩朝，唐代由盛而衰的轉折時期。

前期的唐玄宗是一個英明的帝王。他任賢用能，勵精圖治，使唐王朝達到它的極盛時期，成

為封建社會的黃金時代。「開元之治」的陽光激發了許多人的雄心壯志，秉賦優異和富于幻想的少年李白更感到它具有無比的魅力。

開元十二年，李白二十四歲。他認為「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劍去國，辭親遠遊」。臨行，有《別匡山》一詩，詩末寫道：「莫謂無心戀清景，已將書劍許明時。」他早已下定決心，要把他的文才武藝奉獻給大唐王朝。他之辭親遠遊主要就是為了尋求政治出路。

初出三峽的李白好象大鵬展翅。此年所作的《大鵬遇希有鳥賦》（後改為《大鵬賦》）就是他的自我寫照。從此賦中可以看出，李白的政治抱負不是僅僅要取得一官半職，而是要趁着大好時代干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

開元十五年，李白二十七歲，入贅安陸許氏。他在此年所作《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中寫道：「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願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事君之道成，榮親之義畢，然後與陶朱、留侯浮五湖，戲滄洲，不足為難矣。」由此可知，李白政治抱負的具體內容是：輔佐帝王，濟蒼生，安社稷，然後功成身退。

但自出蜀以來，「遍干諸侯」皆無結果，只落得「南徙莫從，北遊失路。孤劍誰托，悲歌自憐」。于是李白寄希望于上長安。他在《上安州裴長史書》中寫道：「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不許門下，逐之長途。白即膝行于前，再拜而去，西入秦海，一觀國風。永辭君侯，黃鵠舉矣，

何王公大人之門不可以彈長劍乎？」顯然，他以為在地方上找不到出路，上京師去當能如願以償。

開元十八年春夏間，李白第一次上了長安。「歷抵卿相」仍無結果，徘徊魏闕之下不得其門而入，只落得與遊俠兒、鬪鷄徒爲伍；又因誤與「五陵豪」相交，而有北門之厄，受到這一伙流氓地痞的圍攻。在落魄長安的同時，却看見宦官們甲第連雲，鬪鷄徒們冠蓋輝赫。相形之下，李白大爲不平，大惑不解，對他抱有無限希望的「明時」開始感到懷疑和失望。《行路難》（其二）、《蜀道難》等詩即此期抒懷之作。

李白一人長安失敗後，無顏回家，乃東遊梁宋，訪道嵩山，憩元丹丘潁陽山居，然後又在洛陽過了一段「黃金白璧買歌笑，一醉累月輕王侯」的狂放生活。重要作品有《梁園吟》、《梁甫吟》等詩。後二年出遊襄陽，謁見當時頗有推賢進士之名的韓朝宗，求薦又不遂。重要作品有《襄陽歌》等詩。開元後期，李白又曾北遊太原，南遊江淮，重要作品有《將進酒》、《夜泊牛渚懷古》等詩。

整個開元時期，李白一直尋求着政治出路，一直夢想着君臣遇合，却一直是「南徙莫從，北遊失路，孤劍誰托，悲歌自憐。」

開元二十九年秋冬間，李白的摯友元丹丘奉詔入京，次年（即天寶元年）封爲道門威儀，隨

玉真公主朝謁譙郡真源宮並受道王屋山仙人壇。丹丘受李白之託，薦之于玉真，玉真又薦之于玄宗，于是天寶元年秋李白亦奉詔入朝。玄宗召見金鑾，優禮有加，並命待詔翰林。但此時玄宗勵精圖治之心早已消歇，他已經從一個英明的帝王蛻化爲一個安樂天子。他之召李白入朝只不過借以裝點太平。

李白入朝之初還以爲他大展鴻圖的美夢即將實現。但一次又一次地奉詔應制却只是侍從宴遊，使他又陷入失望，加以受人妬忌，遭人讒謗，更使他感到苦惱。天寶二年夏他已是身在魏闕，心存江湖；天寶二年秋更是詠歌之際，屢稱東山。此期所寫的一大批宮怨詩，實際多是待詔翰林生活的自況；此期所寫的一大批思邊詩，實際多是對朝廷窮兵黷武的不滿，同時對玄宗的荒淫生活也有所諷刺。從李陽冰《草堂集序》中「丑正同列，害能成謗，格言不入，帝用疏之」這幾句話看來，李白對玄宗曾有過諫諍之言，玄宗不但拒不採納，反而聽信讒言疏遠了他。天寶三載春，李白經過多日徘徊以後，終于下定決心，請求「還山」。玄宗亦以其「非廊廟器」，又慮其「言溫室樹」，而乘勢打發了他。臨行，李白不免感慨萬端，或詠鸚鵡，或悲流水，或寄喻宮女，或托言棄婦，寫了一系列詩篇抒發他痛苦的辭闕心情。當年回到東魯後，爲了借宗教麻痹他創痛巨深的心靈，李白在濟南紫極宮受了道籙，又自構酒樓一座，日夜沉飲其上，少有醒時。隨後，就大病了一場。

天寶五載病愈後，李白自東魯南下越中，行前有《夢遊天姥吟留別》一詩抒其矢志去朝之情。

由于唐玄宗荒淫無道，李林甫等人助紂為虐，外則窮兵黷武，內則屢興大獄，天寶中期朝政更趨黑暗。李白一連幾年滯留吳越，寓居金陵，表面上生活十分狂放，實際上內心却十分痛苦。他既為自己被斥去朝憤憤不已，又為朝政黑暗憂心忡忡。此期一系列覽古、懷古之詩實際上都是借古諷今之作，《戰城南》和《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更是直抒胸臆，抨擊時政。

天寶十一載，李白有幽州之行。此行目的仍然是建功立業、報效國家。到了幽州以後却發現安祿山正在為叛亂作準備。不但使他「沙漠收奇勛」的夢想又落空，而且幾有滅頂之災。他一方面為自己的盲目冒險自怨自艾，一方面更為國家的命運憂心如焚，為玄宗的養虎成患痛心疾首。

天寶十二載早春，李白從幽州脫險回到河南後，又為另一個立功報國的念頭所驅使，而有三入長安之行。他意欲就幽州事向朝廷陳獻濟時之策，從而一展平生之志。但到了長安之後，他看到滿朝文武猶自歌舞昇平，不知危亡已在旦夕；他聽到楊國忠一伙狐羣狗黨竊據高位，而自己却報國無門；他感到玄宗迷而不省，已成亡國之君。最後只好懷着「辭楚」「避秦」的心情離開了長安。此行有詩多首，或抒危亡之感，或作窮途之哭，或嗟嘆世風澆漓，或決心遁世避禍。但在臨行之際和既去以後，却又繫心君國，眷戀長安，既對國家命運憂心不已，又以報國無路含恨。

無窮，因而有《遠別離》之作。

是年秋，李白南下宣城。雖然他屢有出世之語，實則憂時之心無時或忘。《橫江詞六首》、《古朗月行》、《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等詩都是此期憂時傷事之作。

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安史之亂果然爆發。

安史亂起以後，李白又想有所作為，經過一番奔走，終于不能有所作為，而避亂入廬山。

天寶十五載六月，玄宗奔蜀，長安淪陷，唐王朝瀕臨滅亡。李白的《菩薩蠻》、《憶秦娥》二詞當作於此時。這兩首詞都是借閨思抒寫懷念長安、哀悼故國之情。

是年七月，肅宗在靈武即位，永王璘則奉玄宗「制置」出鎮江陵。次年正月永王璘出兵東巡，派人上廬山徵聘李白。李白懷着救國之心參加了永王軍幕，不料却墮入統治者們爭權奪位的漩渦，竟以「附逆作亂」的罪名入獄，後又被判「長流夜郎」。

長安、洛陽兩京收復以後，遇赦放還的李白竟又幻想東山再起，奔走結果只是自取其辱。直到他去世前一年，還想去參加李光弼的軍隊，後因半道病還，未果。

唐代宗廣德元年（公元七六三年），李白六十三歲，病逝當塗。在他的絕命詩《臨路歌》（應作《臨終歌》）中，仍以大鵬自喻，雖為自己的政治抱負未能實現而感到遺憾，却對自己的詩歌作了豪邁的預言。

以上是我所了解的李白一生的基本情況，其中不少地方和前人的介紹頗有出入。凡有重大出入的地方，將在這部編年全集中得到說明。

二 關於李白的思想

李白的思想，確如一些論者所說，十分複雜，充滿矛盾。他集儒、道、釋、縱橫等各家思想于一身，又好擊劍任俠，又想棄文就武，又曾宣揚人生若夢，主張及時行樂，而且被人視為「甘酒好色」。他多次以孔子自喻，却也多次嘲笑孔子，更看不起「白髮死章句」的小儒。他熱衷於學道求仙，而且受過道籙煉過丹，但他對神仙之事又表示懷疑，說是「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甚至說「蟹螯即金液，糟丘即蓬萊」，而且多次批判唐玄宗迷信神仙。他「遍干諸侯」，「歷抵卿相」，滿世界尋求政治出路，却又多次說要隱居，要出世，要去尋找桃花源。李白的思想真象一個大雜燴，甚至是一團亂麻。

但是，李白的思想在複雜性中自有他的單純性，在矛盾性中自有他的統一性，在他形形色色的思想中自有一根巨大的紅線貫串始終。這就是封建盛世激發起來的雄心壯志：要實現偉大的抱負，要建立不朽的功業。一念之貞，終身不渝，欲罷不能，至死方休。在這一點上，他同屈原一樣，同杜甫一樣，同一切偉大的歷史人物一樣，他們的一生都象是一場熱戀，一場苦戀，一場